

## 来自废墟

原民喜

(翻译 李轶伦)

刚搬到八幡村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帮着把伤员用车送往医院，出去领供应品，还能和廿日市的大哥联络联络。这里本是二哥另租的偏房，我和妹妹等人从避难所来了以后，大家就住在一起了。牛棚的苍蝇成群地涌进来，赖在小侄女的烧伤处一动不动。侄女用力甩出手中的筷子号啕大哭。为了防苍蝇，白天也吊着蚊帐。脸上和背上烧伤的二哥忧郁地躺在蚊帐中。庭院对面正房的走廊里躺着一个脸肿得不成样子的男人，这种模样已经看得太多，毫不稀奇。里面铺着被褥，看来还有伤更重的人们在里面。到了晚上，能听到有人说胡话，看来这人是活不长了。果然过了不久，胡话声就被念经声所代替了。死的是那家长女的丈夫，他在广岛受伤后好不容易逃到了这里，听说是因为无意中抓挠了烧伤的皮肤而染上了脑炎。

不管什么时候去医院，那里都挤满了伤员。一个被玻璃碎片割得全身是伤的中年妇女被三个人抬了进来，给她治伤用了一个小时，我们不得不等到过午；还有用手推车送来的受重伤的老人、脸和手被烧伤的中学生——听说他是在东练兵场遇难的。他们都是常来这家医院的人。我的小侄女在换纱布的时候，痛得像疯了了一样大叫：“疼！好疼！我要羊羹！”

“哪里有羊羹给你呀。”医生苦笑着说。诊室旁边的房间里也有伤员——看起来像是医生的亲戚——在临死前痛苦地呻吟着。运送伤员的途中空袭警报和爆炸声也不绝于耳。结果，那天也没轮到给我们看，我只好决定把车停在医院门口，先回家休息。在厨房的妹妹一看到我回来就问：“刚才一直在放《君之代（日本国歌）》，这是出了什么事了？”

我吃了一惊，连忙奔向正房的收音机旁去听。广播的声音很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说的是“停战”的事。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又冲出去赶向医院。二哥还在医院的门口茫然地等着。我一看到他就说：“真是可惜啊，战争怎么不早点儿结束呢……”后来，所有的人都在说这句话。二哥失去了自己的小儿子，为疏散到这里准备的行李也烧了个精光。

傍晚时分，我穿过青田中的小径，向着八幡川的河堤方向下行。小河流很浅，也很清澈，石头上落着歇脚的黑色的蜻蜓。我衬衫也不脱就淌入了河中，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环顾四周：低矮的山脉渗着黄昏的色彩，远处的山顶被阳光照射着，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景色如同幻境一般。

再不会有空袭恐慌的天空充满了静谧，这时，我忽然感觉自己仿佛是从原子弹的爆炸中坠回了地面一样。而与这里相比，那天饶津河滩、泉邸河边死伤的人们、那惨烈的光景不知现在怎样了呢？报上说，在今后七十五年内市中心无法住人，我还听说还没有收拾的尸体有一万多具，每夜都能看见鬼火。

河里的死鱼在爆炸的两三天之后浮上水面，听说吃了这鱼的人们也不久就丧了命。当时周围的一些还算健康的人们，后来也纷纷因败血症丧生。恐慌和不安仍在持续。

这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已经难以援助难民。人们每天不得不以薄粥勉强度日，我也精力渐尽，吃些东西后就困得不得了。从二楼望去，稻田从低矮的山脚下一直延续到这里，绿油油的稻穗在烈日下沙沙作响。这到底是大地给予人的食粮，还是要饿死人的东西？蓝天、青山、绿田，这一切在饥饿的人们眼中已经毫无意义。

到了晚上，从山脚到田里到处都闪烁着灯火。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了，那点点灯火看起来如此温馨，让人觉得好像到了另一个地方。收拾完碗筷后，妹妹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二楼。她看起来还没有

完全从那场噩梦中醒来，一回想起那个瞬间身体就开始发抖。在爆炸前不久，她本打算进仓房去收拾东西，幸亏没有进去，所以才捡了一条命。尽管我也得以幸免，可就在离我们一墙之隔的地方，邻居家正呆在二楼的青年当场死于非命。——在妹妹的脑海中，被压在废墟下的邻居家小孩的惨状历历在目，她又在颤抖着。那小孩是她的孩子的同学，以前疏散到了乡下，可那孩子怎么也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就又回到了父母身边。妹妹那时很是羡慕，每当看到那孩子在路边玩耍，就也希望她的孩子回到自己身边，哪怕是片刻也好。而那一天，火舌席卷上来的时候，那孩子被压在木头下，拼命地向上探着头拼命呼救：“阿姨，救救我！”可那时妹妹却是无能为力。

这种事简直太多了。大哥从瓦砾中钻出来的时候，看到路对面家的阿婆被埋在了倒塌的房屋下，他本想去帮忙，可耳边一直从工厂方向传来学徒们的哭喊声，只好忍痛向那边奔去。

更惨的是我的嫂子槇氏一家。住在大手町的槇先生的家在河边的一个宁静的地方，我今年春天回广岛时还去拜访过一次。大手町可以说是原子弹爆炸的中心。槇先生虽然听到了在厨房呼救的夫人的声音，却不得不一个人逃出去了。他的长女在避难所分娩，突然身体发生异常，输血的针头处开始化脓，最终不治而亡。流川町的槇先生一家，丈夫出征未归，夫人和孩子都失踪了。我那时在广岛住了不到半年，也没有几个认识人。嫂嫂和妹妹她们三天两头地得到这样或那样的消息，并随着消息的内容一喜一忧。

工厂死了三个学徒。已变成了白骨的三个人的头凑在一起，看样子当时可能正在一起看着照片什么的，就被倒塌的二楼砸在了下面。他们的姓名通过仅有的线索已被查明，可T老师却哪里都找不到。虽然那天早上老师还没有到工厂，可她家住在细工町的寺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恐怕都不会幸免。

T老师清秀的姿容还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有事去找她的

时候，她看起来有些慌乱，托她写的字也写得很潦草。午休时间我在工厂的二楼教学徒们英语时，警报声变得越来越急。有时就算收音机里说广岛上空发现了敌机也不一定发空袭警报，而且那时白天广岛上空有飞机盘旋，一定事态不妙，我便问了一下老师该怎么办。老师说：“您先照常上课，如果情况危急我再通知您。”一天，我下课以后从二楼下来时，看到老师一个人坐在空旷的工厂的角落里。她旁边放着一个箱子，里面传来鸣叫声，我走近一看，原来里面有很多小鸡。我问她是从哪儿来的，她嫣然一笑后回答：“是学生带来的。”

女孩子们常常带一些花来，摆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和老师的办公桌上。放工后，学徒们纷纷走出工厂，在路上列队时，T老师常在一边指挥。她的手中拿着花束，穿着整齐。她身材娇小，却显得很精干。如果她也遇难了的话，一定也会变成和那些重伤者们一样不堪想象的可怕面孔吧。

我常因学徒和工人們的定期车票的事去东亚交通公司，今年春天以来，公司因为疏散建筑已经迁移了两次，最后迁至了惨祸发生的中心地带。那里有一个认识我的人，她是一个皮肤浅黑的少女，口齿不清却很爱说话，看起来很聪明。她一定未能幸免。还有一位因战伤保险的事经常来办公室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后来听在廿日市町的哥哥说这位老人还活着。

有时，我会被人的声音突然吓到。牛棚那边一有人突然喊叫，我就会马上联想到那天晚上在河滩上听到的临死前的哭嚎声。对我来说，那撕心裂肺般的哀号和高声的喧哗谈笑声只有一纸之隔。我的左眼角也出现了异常反应。搬到这里的四五天之后，在烈日下走路时左眼角会感觉到像小飞虫一样的光线的闪耀。开始我以为是光线的反射，可后来在背阴处走路时也会感到发光，甚至在傍晚和夜晚也动不动就会眼冒金星。也许这是因为那一天看了太多太猛的烈火，也有可能是头被什么东西砸到了的原因。那天我正在厕所里，并没有看到那人们所

说的强光，眼前就突然变得一片漆黑，觉得头被砸了一下。可是，我除了左眼皮有些出血之外，几乎没有受伤。也许是当时的惊吓对神经产生了影响吧。可说是受到了惊吓，却只不过是短短几秒钟的事。

我患上了严重的腹泻。傍晚时分天色突变，到了晚上风雨大作。从没有灯的二楼可以清楚地听到席卷过稻田的呜呜风声。楼下的二哥一家和妹妹怕房子被吹倒，躲到正房去了。我一个人躺在二楼，呆呆地听着肆虐的风声。房子要是会被吹倒的话，一定会先把外窗、瓦片刮飞的。看来大家都因为那场异常的体验变得神经过敏了。狂风停歇下来，就会传来阵阵蛙声，可不久大风又肆虐起来。我躺着想，危急时刻自己要带什么东西逃跑，想来想去也只想到身旁的一个包而已。每到楼下的厕所时我都会看看天空，可是毫无亮色一片漆黑。我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好像是什么东西裂开一样，原来是尘沙哗啦哗啦地从顶棚上落下来的声音。

第二天，风停了，可我的腹泻却没那么容易停。我感觉腰部无力，连走路都变得晃晃悠悠的。去疏散建筑时遇难的上中学的外甥虽然奇迹般地捡了一命，可后来头发渐渐地掉光了，精神也越来越差，四肢起了很多小斑点。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也发现了一些少量的斑点。为保险起见我去了医院，去看病的患者多得挤满了门外。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从尾道返回广岛的在大手町遇难的女人。虽然她没有掉头发，可她说今早发现有血块，所以到医院来了。她像是有身孕，看起来显得有点懒散的表情中布满了不安和死亡的阴影。

听廿日市的哥哥说，住在舟入川口町的姐姐一家幸免于难。姐夫从春天起就病卧在床，人们都以为他家难逃此劫，可虽然房子倒了但没有着火。他们的儿子得了痢疾病得很厉害，只好向妹妹求援。虽然妹妹也身体不太好，可还是决定去看看。从广岛回来的第二天，妹妹对我讲述了在电车上巧遇西田的经过。

西田是二十年来一直受雇于店中的男人。他那天早上还没来上班，

如果当时是在来的途中的话一定难以幸免。妹妹在电车里看到一个脸部焦黑浮肿的男人。乘客们都盯着他看，而他却不以为然地在向列车员打听些什么。妹妹越听越像西田的声音，就上前确认，而他也认出了妹妹，大声地喊了出来。西田说他刚收容所中出来。我见到西田时是一个多月之后，那时他脸上烧伤的部分已经好了很多。他向我诉说了他的不幸：他被连人带自行车一并炸飞，后来被抬到了收容所。在那里，他目睹了周围的伤者不断死去，他的耳边生了蛆。“蛆会爬到耳朵里去，难受得要死。”说到这里，西田歪着头，看起来好像耳朵很痒的样子。

进入九月以后，阴雨连绵。头发掉光了的虚弱的外甥情况突然恶化。不但流鼻血，还大口大口地吐血，看样子是过不了今晚了。廿日市的兄长们都赶来了，聚集在外甥的枕边。这个秃小子穿着条纹的丝绸和服横躺着，脸色苍白，就像类似文乐的偶人一样阴惨。血从他鼻孔里塞着的棉花中渗出，放在一旁的洗脸盆里也净是他吐的血，一片鲜红。二哥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鼓励着他：“坚强些！”二哥忘记了自己的烧伤，一心一意地看护着外甥。令人不安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外甥竟然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和外甥一起逃生的同学死了，这个消息是他父母告诉我们的。哥哥在廿日市见到的当时还很精神的保险公司的老人，也从牙龈处开始出血，后来死了。这个老人遇难的地方离我当时在的地方只隔两町之遥。

没完没了的腹泻终于渐渐好转起来了，可身体越来越衰弱，头发突然开始掉得很厉害。近处的小山上弥漫着烟霭，稻田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睡得昏昏沉沉的，做了一些模糊的梦。每当看到夜晚的灯光照在被雨打湿的稻田，我就会想起妻子临终的情景。快一周年了，我还是常常会想起这样的感觉——在千叶租的房子里，我们被大雨困住无

法出门，两人在熟悉的房屋中相守在一起的感觉。已化为灰烬的广岛的家的模样，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可房子刚被摧毁的惨状却常在凌晨时分的睡梦中出现：一片狼藉中散乱着许多贵重物品，书籍纸张、桌子等都化作了飞灰。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亢奋，不禁想要写一些东西去奋力对抗。

一天清早，雨停了，低矮的小山上的万里晴空显得格外宽阔。可阴雨连绵的日子太久了，倒让人觉得这蓝天看起来有些虚伪。果不其然，这好天气才持续了一天，次日，阴惨的乌云就又回来了。妻子的家乡又传来噩耗，是她哥哥去世了。死亡通知是用快递寄来的，可寄出后第十天才到。妻子的哥哥是坐火车通勤去广岛，听说他当时一点伤都没受，之后身体状况也很好，可就在得知他平安无事之后不久便接到了这一纸死亡通知，这着实令我惊愕茫然。

看起来广岛还残留着有害物质。听说从外地来的人来之前还很健康，可回去的时候却头晕摇晃。住在舟入川口町的姐姐因为照顾丈夫和儿子累倒了，不得不再次请妹妹来帮忙。就在妹妹去了广岛的第二天，台风来了。白天，收音机里广播了台风警告，到了傍晚，狂风骤雨化作黑暗中的怒号如约而至。我正在二楼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听见楼下开外窗的声音，接着便传来了从稻田那边传来的嘈杂的人声和哗哗的水流声。原来是堤坝被冲垮了。二哥喊我赶紧到正房去躲避，又把站不起来的外甥连铺盖一起抱起，顺着黑漆漆的走廊逃到了正房。聚在那里的人们都醒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不安的神情。因为，这河堤决口可非同寻常。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农家的主妇叹息道。狂风猛烈地冲击着正房的大门，一根粗棒子顶在门上，防止门被刮开。

第二天，台风去得无影无踪。田里的稻穗顺着台风的轨迹倒成一片，山那边飘着略显混沌的红云。至于铁道不能通车、广岛的桥梁几乎都被冲垮等消息，是过了两三天以后才知道的。

妻子的周年祭日快到了，我打算到本乡町去看看。虽然广岛的寺庙烧毁了，可妻子的老家还有照顾妻子到最后的老母亲在。然而，铁道不通，受害情况也不清楚，为了了解情况，我决定先到廿日市町去。车站里贴着报纸，上面写着受害的情况。火车只在大竹至安艺中野之间往返运行，至于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通车现在还不清楚。八本松至安艺中野的火车预计在十月十号通车，这就是说这半个月火车是不能运行了。报纸上还写着水灾的受害情况和数字，可火车半个月不能通车可真是破天荒的事。

因为能买到去广岛的车票，我便突然决定去广岛看看。那场灾难以来我一直没有去过那里。火车到五日市为止还看不出什么，到了己斐站就渐渐能看到战争的痕迹。山坡上的松树横七竖八地倒着，仿佛在为世人再现当时所受的震骇。翻倒的房子和倒塌的墙壁黑乎乎地连成一片，废墟中随处可见水泥板的空洞和生锈的钢筋。横川站的月台还有所残留，可随着火车向受灾严重的地区行进，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一片惨状，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的人都惊得瞠目结舌。而我感觉到的是那一天的余烬仿佛仍然未息，近在咫尺。火车驶上了铁桥，就可以看到常盘桥。对岸一片焦黑，大树剩下的枝干好像伸向天空的手。烧毁的废墟连绵不断，无边无际。那一天，我在这里的河岸目睹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人间炼狱，而这一刻，清澄的河水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静静地流淌着。栏杆都被炸没了的桥上，络绎不绝地行走着活下来的人们。穿过饶津公园，可以看到东练兵场的残骸。东照宫的石阶在远处比较显眼，就像闪过眼前的噩梦的片断。那一夜，我就是在这众多伤者们纷纷死去的庙里度过的。那暗黑的记忆仿佛清清楚楚地刻在那对面的石阶上一样。

在广岛站下车后，我去排队等着坐开往宇品的公共汽车。从宇品坐汽船到了尾道就可以从那里坐火车到本乡了。可不到宇品还不知道那里通不通汽船。公共汽车两个小时才发一班，可等着坐车的人排到

了几町之外。烈日当头，广场上的队伍一动不动。现在去宇品的话就赶不上回来的火车了，我只好放弃，离开了队伍。

我想去看看原来的房子，于是渡过猿猴桥，向着帜町的方向径直走去。路两边的废墟唤起了我当时的感觉，好像现在也正在逃难。上了京桥，烧得精光的堤坝一览无余，距离感觉一下子比以前缩近了许多。远方的重重山脉的线条也看起来格外清晰。不管走到哪儿，到处都是同样的废墟，只是有时会遇到一大堆的玻璃瓶，显得格外惨人。有的地方还有一堆堆的钢盔。

我站在房子的废墟前，想了想那时逃走的方向。庭院中的石头和池子还在，可烧毁的树木已经辨认不出来是什么树了。厨房水池的瓷砖并没有损伤，水龙头没有了，铁管中的水至今还在不停地流着。那一天，我就是在这里洗了脸上的血迹。身旁时而有人路过，我好像中了邪似的，在这里呆站了许久。在回到车站的路上，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条野狗，这只野狗的眼神惊恐诡异，或前或后地跟着我。

离火车开车还有一个小时，此时广场上已经被夕阳染得通红。车站只剩下一个漆黑破烂的轮廓，看起来随时都会倒塌。四周围着铁丝网，墙上还贴着“危险勿入”的纸张。售票处是用石块固定起来的帐篷。四处蹲着穿着破烂的男男女女，每个人身边都有苍蝇在飞舞。前些天的大雨让苍蝇少了很多，可看样子猛威还是不见减退。不过，男人们好像已对任何事都不在意了，他们瘫坐在地上一边大口吃着什么黑乎乎的东西一边聊天：“昨天走了五里路呢。”“今晚到哪儿睡觉呢？”他们说得很轻巧，就像在说跟自己无关的事一样。这时，一个神情呆滞的老太太向我走来，很随便地问道：“火车还不开吗？在哪儿检票呀？”还未等我回答，她就又说：“哦，是吗。”然后道了谢就走了。不用说，这老太太也是个很奇怪的人。附近还有一个脚浮肿着、穿着木屐的老人在对同伴的老人无精打采地念叨着什么。

在回去的火车中，我偶然听到了吴线<sup>4</sup>将从明天起开始试运行的消

息。于是，我又决定后天经由吴线到本乡，便再次向廿日市的方向出发了。可是火车的时间已经错过，只好坐电车去了己斐。都已经到了这里，我本打算干脆到宇品，可电车由于铁桥断坠无法通过，还要靠摆渡过河，而等船还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便决定再返回广岛站，便在己斐站的长椅上坐下等车。

这么一个狭窄的地方挤满了繁杂的人群。有今早从尾道坐汽船来的，还有在柳井津被迫下船又徒步走到这里的。他们尽管嘴里说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不亲自去就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可还是互相打听各自的去向。人群中，有五六个抱着大包行李的复员兵，其中一个眼光敏锐的人解开了自己的袋子，把装在袜子里的白米强塞给了身旁的一个大妈，并自言自语道：

“真是可怜。原来是要去取遗骨的，这我可不能不管。”

一个男人看到这副情形凑过来说：“也卖我一点儿米吧。”

这个眼光敏锐的复员兵说：“不行，不行！我们是从朝鲜回来的，还要到东京呢，还得走十里二十里路呢。”他边说边拿出一条毯子，低声嘟囔着说：“要不把这个卖了吧。”

到了广岛站才知道吴线开通原来是谣传，我茫然了一阵子，突然想去看望舟入川口町的姐姐一家。从八丁堀到土桥是坐单线电车去的，之后我又从土桥穿过了烧毁的废墟一直到了江波。那里除了一辆烧毁的电车残骸之外，根本看不到任何房子的迹象。终于，我看到了一片田地，田地的对面有一片在大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看来大火一直烧到了田边，姐姐家因为住在边际处，所以才幸免于难。可她家的房子也并非丝毫未损：围墙倾斜着，顶棚也裂开了，家门口也散乱不堪。我从后门绕到了屋旁，看见姐姐、外甥和妹妹三个人并排躺在蚊帐中。妹妹自打来这里帮忙后，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异常，两三天前开始卧床不起。姐姐知道是我来了，就从蚊帐中招唤我：“快到这边来，让我看看你。听说你也病了。”

说到那场灾难，姐姐告诉我，那时她很幸运，连伤都没有受。外甥负了一点伤，便带他去江波治疗。谁曾想还不如不去，外甥看到路上那些惨不忍睹的烧伤者很受刺激，之后就变得非常虚弱。那天晚上的大火烧到了附近，可病卧的姐夫不能动弹，姐姐他们躲在地壕中吓得一直发抖。前几天的台风也让这家遭了殃，屋顶差点被吹走，又漏雨又漏风，姐姐说当时简直是感觉没有活头了。我一看，顶棚掉下来了，屋顶也有个大缝隙。而且，这里没有水也没有电，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治安都乱得不得了。

我到隔壁房间去看姐夫，他躺在墙壁剥落、柱子倾斜的房间一角的蚊帐中。看起来他在发烧，昏昏沉沉的，脸上又红又肿。我叫他也不应，只是呻吟着：“难受啊，难受……”

在姐姐家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我又返回到广岛站，傍晚回到廿日市，又去大哥家看了看。没想到，恰巧妹妹的儿子史朗也在那里。他疏散的地方也因为水灾造成了交通中断，由老师带着，花了三天时间才到了这里。他从膝盖到脚跟布满了跳蚤叮咬的伤痕，不过看起来精神很好。我打算第二天带史朗一起去八幡村，当晚便在大哥家住下。可是，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那一幅幅废墟的景象、人们茫然的表情不断涌入我的脑中。我又突然想起从八丁堀到车站坐公共汽车时，从车窗随风飘入的奇怪气味，那一定是死尸的气味。到了黎明时分，听到了外面开始下雨。第二天，我带着外甥冒雨回到了八幡村。外甥是赤着脚跟着我走回去的。

嫂子每天不断地念叨着死去的儿子。在湿乎乎的狭窄的厨房里做活的时候也在一直念叨着。“那天要是再早点儿疏散，连东西都不会被烧掉。”这句话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二哥总是沉默地听着，有时也会发怒。妹妹的儿子饿得受不了，就去抓蚂蚱吃。二哥的两个儿子因学童疏散离开了家，可因火车不通还没能回来。长期持续的坏天气终于渐渐见好，秋高气爽的季节来了。稻穗随风摇摆，村中响起祭祀

活动的鼓声。饥肠辘辘的我们茫然地看着人们扛着神舆走过河堤。一天早上又接到了死亡通知，舟入川口町的姐夫去世了。

我和二哥对视了一下，就去准备参加葬礼。离车站有一里多远，我们沿着河边急急忙忙地赶去。虽说姐夫的去世并不意外，可还是很受打击。

我想起了今年春天回老家时去姐夫的事务所看望他的情景。那时，他穿着一件旧大衣，抱着一个烧着木头烟火缭绕的火盆，嘴里嘟囔着“好冷，好冷”。他的话语和态度都很怯弱，看上去苍老了很多。后来没多久他就病倒了，医生诊断出他得的是肺病。认识他的人们都不敢相信。有一次，我又去看望他，他吃力地抬起了突然变白了的头。那一天他说了很多话，话语中略带悲愤。他预料到战争将会惨败，还说军部欺瞒了国民。真没想到这样的话会从他的口中说出。他以前长期担任陆军的技师，想必很看不起我这样的人。而日华事变发生后，他喝醉了酒就来没完没了地缠我。关于他这半生，在我脑海中的记忆太多，恐怕写也写不完。

我们到已斐换乘了市营电车。电车只运行到天满町，接下来要通过一座临时搭建的桥走到对岸。这座桥看上去是一两天前才开通的，宽度只有三尺左右，是木材建的，每次只能过一个人，走在上面战战兢兢的。（铁桥一直没被修复，需要徒步行走的这个地区后来出现了很多黑市。）我们到了姐姐家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

在那顶棚坠落、墙壁裂开的客厅里已经聚集了四、五个亲戚。姐姐一看大家就落了泪，告诉我们说：“为了让孩子吃，自己都不带饭，中午只是去稀饭食堂<sup>6</sup>凑乎一顿。”姐夫的尸体安放在旁边的房间里，盖着白布，他的面孔让人联想到火盆中的炭灰。

晚了就没有电车了，所以火葬必须白天趁早完成。邻居们帮忙搬运尸体，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大家从姐姐家出来，向隔着四、五町远的田地方向走去。田地尽头有一块空地，因为没有棺材，姐夫的尸体

只用床单裹着搬到了那里。原子弹爆炸以来，这里成了火葬场，很多尸体都是在这里烧掉的。引火用的是毁坏了的房屋<sup>7</sup>的碎片。大家以姐夫的尸体为中心站成了一个圆圈，穿着国民服的僧侣念了经之后，就把稻草点着了。这时，姐姐家的十岁的儿子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火苗静静地引着了木材。天本来就阴，天色很快地黑了下来。我们告了别就急忙赶回去了。

我和二哥过了河堤，向天满町的临时架桥的方向赶去。河流处已经是一片漆黑，河对岸的废墟也看不到一处灯光。又黑又冷的路途显得格外遥远，路上还能闻到不知从何处飘来的死尸的气味。以前就听说这一带倒塌的房屋下还埋着很多尸体没有清理，生了很多蛆虫。漆黑的废墟现在更是显得额外阴森瘆人。正在这时，我突然隐隐地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我没有听错，随着我们的行进，啼哭声越来越清晰，这声音是那么有力、悲哀，而又如此纯真。这里的人们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了吗？不然怎么会有婴儿的啼哭声？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变得十分复杂，难以言表。

.....

榎先生最近从上海复员回来了，可他已家破人亡，只好投奔到甘日市町的妹妹家，时而去广岛看看。遭难以来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失踪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的话，只能认为是死了而放弃寻找。榎先生也找遍了妻子的老家和所有能想得到的地方，可得到的都是遗憾的回答。他去流川的家也找过两次，尽管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在四处寻找打听的同时，也听到了不少受灾者的体验。

事实上，在广岛现在还有人无休无止地重复着八月六日发生的事。比如说，为了找失踪的妻子查看了数百人的尸体，发现没有一个女人有手表；流川广播电台前烧死的一个女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婴儿被火烧到而趴在孩子的身上；濑户内海的一个岛上所有的男人当天被总动员，强行去参加疏散建筑，全村的女人都成了寡妇，后来女人们还去

村长那里去抗议的事等。榎先生挺愿意在电车里或车站的一角听人讲这些事，就常常去广岛，渐渐的，这也成了一个习惯。当然，他也会去逛逛已斐车站和广岛站前的黑市，而对他来说，在废墟中转一转也是一种安慰。以前，若不爬上高的建筑物就看不到的中国山脉<sup>8</sup>，现在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一览无余，就连濑户内海的岛山也感觉近在咫尺。巍巍群山看起来就像在俯视着废墟中的人们，并且觉得不可思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而就在这片废墟中，一些性急的人已经开始搭建临时小屋了。以往以军都著称的这座城市，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呢？榎先生想象了一下，脑海中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个被绿色环绕、充满和平景象的城市。他正这样左思右想地走着，突然有个并不认识的人向他打招呼。很久以前，榎先生曾当过医生，也许是以前的患者吧。可是，他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有一次从已斐到天满桥的时候，他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头。那天雨下个不停，路上一片泥泞，对面走过一个穿着一身破和服的男人，他像一个乞丐，手里拿着一块生锈了的铁皮当作伞顶在头上。走近时，这个男人的脸突然从铁皮下显露出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榎先生看了半天，表情看起来好像很想说出自己的名字。不久，他的神情突然又变得很绝望，又用铁皮把脸挡了起来。

在拥挤的电车里也发生过认错人的事，有人对他频频点头示意，榎先生也不由得点了点头，对方便过来问他：“你是山田吧？”后来跟别人讲起这些事的时候，他才知道这样的事并不止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其实在广岛，至今还有人在继续寻觅着要找的人。

1 文乐……日本的一种传统偶人戏。也叫“人偶净琉璃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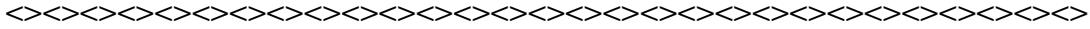
2 町……日本的长度单位。1町为约109米。

3 里……日本的距离单位“里”与中国的不同，1日里是4公里。

4 吴线……广岛县的一条电车线路。

5 日华事变……卢沟桥事变。

- 6 稀飯食堂……戦争時期廉價提供的專賣稀飯的食堂。
- 7 國民服……戦争時期日本男子統一的服裝，樣式很像軍裝。
- 8 中國山脈……這裡說的“中國”是指日本的中部地區。



(日本語原文) 廃墟から 原民喜

八幡村へ移った当初、私はまだ元気で、負傷者を車に乗せて病院へ連れて行ったり、配給ものを受取りに出歩いたり、廿日市町の長兄と連絡をとったりしていた。そこは農家の離れを次兄が借りたのだったが、私と妹とは避難先からつい皆と一緒に転がり込んだ形であった。牛小屋の蠅は遠慮なく部屋中に群れて来た。小さな姪の首の火傷に蠅は吸着いたまま動かない。姪は箸を投出して火のついたように泣き喚く。蠅を防ぐために昼間でも蚊帳が吊られた。顔と背を火傷している次兄は陰鬱な顔をして蚊帳の中に寝転んでいた。庭を隔てて母屋おもやの方の縁側に、ひどく顔の腫れ上った男の姿——そんな風な顔はもう見あきるほど見せられた——がうかがわれたし、奥の方にはもっと重傷者がいるらしく、床がのべてあった。夕方、その辺から妙な讒言たわごとをいう声が聞えてきた。あれはもう死ぬるな、と私は思った。それから間もなく、もう念仏の音が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た。亡くなったのは、その家の長女の配偶で、広島で遭難し歩いてここまで戻ってきたのだが、床に就いてから火傷の皮を無意識にひっかくと、たちまち脳症をおこしたのだそうだ。

病院はいつ行っても負傷者で立て込んでいた。三人掛りで運ばれて来る、全身ガラスの破片で引き裂かれている中年の婦人——その婦人の手当には一時間も暇がかかるので、私達は昼すぎまで待たされるのであった。手押車で運ばれて来る、老人の重傷者、顔と手を火傷している中学生——彼は東練兵場で遭難したのだそうだ——など、いつも出くわす顔があった。小さな姪はガーゼを取替えられる時、狂気のように泣き喚く。

「痛い、痛いよ、羊糞ようかんをおくれ」

「羊羹をくれとは困るな」と医者苦笑した。診察室の隣の座敷の方には、そこにも医者の身内の遭難者が担ぎ込まれているとみえて、怪しげな断末魔のうめきを放っていた。負傷者を運ぶ途上でも空襲警報は頻々<sup>ひんぴん</sup>と出たし、頭上をゆく爆音もしていた。その日も、私のところの順番はなかなかやってこないで、車を病院の玄関先に放ったまま、私は一まず家へ帰って休もうと思った。台所にいた妹が戻ってきた私の姿を見ると、

「さっきから『君が代』がしているのだが、どうしたのかしら」と不思議そうに尋ねるのであった。私ははっとして、母屋の方のラジオの側へつかつかと近づいていった。放送の声は明確にはききとれなかったが、休戦という言葉はもう疑えなかった。私はじっとしてられない衝動のまま、再び外へ出て、病院の方へ出かけた。病院の玄関先には次兄がまだ茫然と待たされていた。私はその姿を見ると、「惜しかったね、戦争は終わったのに……」と声をかけた。もう少し早く戦争が終わってくれたら——この言葉は、その後みんなで繰返された。彼は末の息子を失っていたし、ここへ疎開するつもりで準備していた荷物もすっかり焼かれていたのだった。

私は夕方、青田の中の<sup>みち</sup>径を横切って、八幡川の堤の方へ降りていった。浅い流れの小川であったが、水は澄んでいて、岩の上には黒とんぼが<sup>はね</sup>翅を休めていた。私はシャツのまま水に浸ると、大きな息をついた。頭をめぐらせば、低い山脈が静かに<sup>たそがれ</sup>黄昏の色を吸収しているし、遠くの山の頂は日の光に射られてキラキラと輝いている。これはまるで嘘のような景色であった。

もう空襲のおそれもなかったし、今こそ大空は深い<sup>せいひつ たた</sup>静謐を湛えているのだ。ふと、私はあの原子爆弾の一撃からこの地上に新しく墜落して来た人間のような気持がするのであった。それにしても、あの日、饒津<sup>にぎつ</sup>の河原や、<sup>せんてい</sup>泉邸の川岸で死狂っていた人間達は、——この静かな眺めにひきかえて、あの焼け跡は一体いま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だろう。新聞によれば、七十五年間は市の中央には居住できないと報じているし、人の話ではまだ整

理のつかない死骸が一万もあって、夜毎焼け跡には人魂が燃えているという。

川の魚もあの後二、三日して死骸を浮べていたが、それを獲って食った人間は間もなく死んでしまったという。あの時、元気で私達の側に姿を見せていた人達も、その後敗血症で倒れてゆくし、何かまだ、惨として割りきれない不安がつきまとうのであった。

食糧は日々に窮乏していた。ここでは、罹災者に対して何の温かい手も差しのべられなかった。毎日毎日、かすかな粥を啜って暮らさ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で、私はだんだん精魂が尽きて食後は無性に眠くなった。二階から見渡せば、低い山脈の麓からずっとここまで稲田はつづいている。青く伸びた稲は炎天にそよいでいるのだ。あれは地の糧であろうか、それとも人間を飢えさすためのものであろうか。空も山も青い田も、飢えている者の眼には虚しく映った。

夜は燈火が山の麓から田のあちこちに見えだした。久し振りに見る燈火は優しく、旅先にでもいるような感じがした。食事の後片づけを済ますと、妹はくたくたに疲れて二階へ昇って来る。彼女はまだあの時の悪夢から覚めきらないもののように、こまごまとあの瞬間のことを回想しては、プルプルと身震いをするのであった。あの少し前、彼女は土蔵へ行って荷物を整理しようかと思っていたのだが、もし土蔵に入っていたら、恐らく助からなかつたらう。私も偶然に助かったのだが、私が遭難したところと垣一重隔てて隣家の二階にいた青年は即死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た。——今も彼女は近所の子供で家屋の下敷になっていた姿をまざまざと思い浮べて戦くのであった。それは妹の子供と同級の子供で、前には集団疎開に加わって田舎に行っていたのだが、そこの生活にどうしても馴染めないで両親の許へ引取られていた。いつも妹はその子供が路上で遊んでいるのを見ると、自分の息子もしばらくでいいから呼戻したいと思うのであった。火の手が見えだした時、妹はその子供が材木の下敷になり、首を持ち上げながら、

「おばさん、助けて」と哀願するのを見た。しかし、あの際彼女の力では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のだ。

こういう話ならいくつも転がっていた。長兄もあの時、家屋の下敷から身を這い出して立ち上ると、道路を隔てて向うの家の婆さんが下敷になっている顔を認めた。瞬間、それを助けに行こうとは思ったが、工場の方で泣喚く学徒の声を振切るわけにはゆかなかった。

もっと痛ましいのは兄嫁の身内であった。<sup>まさ</sup>槇氏の家は大手町の川に臨んだ閑静な住まいで、私もこの春広島へ戻ってくると一度挨拶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大手町は原子爆弾の中心といってもよかった。台所で救いを求めている夫人の声を聞きながらも、槇氏は身一つで飛び出さ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だ。槇氏の長女は避難先で分娩すると、急に変調を来たし、輸血の針跡から化膿して、ついに助からなかった。流川町の槇氏も、これは主人は出征中で不在だったが、夫人と子供の行方が分らなかった。

私が広島で暮したのは半年足らずで顔見知りも少なかったが、兄嫁や妹などは、近所の誰彼のその後の消息を絶えずどこかから寄せ集めて、一喜一憂していた。

工場では学徒が三名死んでいた。二階がその三人の上に墜落して来たらしく、三人が首をそろえて、写真か何かに見入っている姿勢で、白骨が残されていたという。わずかの目じるしで、それらの姓名も判明していた。が、T先生の話は不明であった。先生はその朝まだ工場には姿を現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先生の家は細工町のお寺で、自宅にいたにしろ、途上だったにしろ、恐らく助かってはいそうになかった。

その先生の清楚な姿はまだ私の目さきにはっきりと描かれた。用件があって、先生の所へ行くと、彼女はかすかに混乱しているような顔で、乱暴な字を書いて私に渡した。工場の二階で、私は学徒に昼休みの時間英語を教えていたが、次第に警報は頻繁になっていた。爆音がして広島上空に機影を認めるとラジオは報告していながら、空襲警報も発せられないことが

あった。「どうしますか」と私は先生に尋ねた。「危険そうでしたらお知らせしますから、それまでは授業して下さい」と先生は言った。だが、白昼広島上空を旋回中という事態はもう容易ならぬことではあった。ある日、私が授業を終えて、二階から降りて来ると、先生はがらんとした工場の隅にひとり腰掛けていた。その側で何かしきりに鳴き声がした。ボール箱を覗くと、雛がいっぱい蠢いていた。「どうしたのです」と訊ねると、「生徒が持ってきたのです」と先生はにっこり笑った。

女の子は時々、花など持ってくるのがあった。事務室の机にも活けられたし、先生の卓上にも置かれた。工場が退けて生徒達がぞろぞろ表の方へ引上げ、路上に整列すると、T先生はいつも少し離れた所から監督していた。先生の手には花の包みがあり、みだしなみのいい、小柄な姿は凜々としたものがあった。もし彼女が途中で遭難しているとしたら、あの沢山の重傷者の顔と同じように、想っても、ぞっとするような姿に変わり果てたことだろう。

私は学徒や工員の定期券のことで、よく東亜交通公社へ行ったが、この春から建物疎開のため交通公社はすでに二度も移転していた。最後の移転した場所もあの惨禍の中心にあった。そこには私の顔を見覚えてしまった色の浅黒い、舌足らずでものを言う、しかし、賢そうな少女がいた。彼女も恐らく助かってはいないであろう。戦傷保険のことで、よく事務室に姿を現していた、七十すぎの老人があった。この老人は廿日市町にいる兄が、その後元気そうな姿を見かけ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

どうかすると、私の耳は何でもない人声に脅かされることがあった。牛小屋の方で、誰かが頓狂な喚きを発している、と、すぐその喚き声がある夜河原で号泣している断末魔の声を連想させた。腸を絞るような声と、頓狂な冗談の声は、まるで紙一重のところにあるようであった。私は左側の眼の隅に異状な現象の生ずるのを意識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こへ移ってから、四、五日目のことだが、日盛りの路を歩いていると左の眼の隅に羽

虫か何か、ふわりと光るものを感じた。光線の反射かと思ったが、日陰を歩いていっても、時々光るものは目に映じた。それから夕暮になっても、夜になっても、どうかする度に光るものがチラついた。これはあまりおびただしい炎を見たせいであろうか、それとも頭上に一撃を受けたためであろうか。あの朝、私は便所にいたので、皆が見たという光線は見なかったし、いきなり暗黒が滑り落ち、頭を何かで<sup>なぐ</sup>撲りつけられたのだ。左側の<sup>まぶた</sup>眼蓋の上に出血があったが、ほとんど無傷とっていい位、けがは軽かった。あの時の驚愕がやはり神経に響い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しかし、驚愕とも言えない位、あれはほんの数秒間の出来事であったのだ。

私はひどい下痢に悩まされだした。夕刻から荒れ模様になっていた空が、夜になると、ひどい風雨となった。稲田の上を飛散る風の<sup>うな</sup>唸りが、電燈の点かない二階にいてははっきりと聞える。家が吹飛ばさ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ので、階下にいる次兄達や妹は母屋の方へ避難して行った。私はひとり二階に寝て、風の音をうとうとと聞いた。家が崩れるまでには、雨戸が飛び、<sup>かわら</sup>瓦が散るだろう、みんなあの異常な体験のため神経過敏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であった。時たま風がぴったり止むと、蛙の啼声が耳についた。それからまた思いきり、一もみ風は襲撃して来る。私も万一の時のことを寝たまま考えてみた。持って逃げるものといったら、すぐ側にある<sup>かばん</sup>鞆ぐらいであった。階下の便所に行く度に空を眺めると、真暗な空はなかなか白みそうにない。パリパリと何か裂ける音がした。天井の方からザラザラの砂が墜ちて来た。

翌朝、風はぴったり<sup>や</sup>歇んだが、私の下痢は容易にとまらなかった。腰の方の力が抜け、足もとはよろよろとした。建物疎開に行つて遭難したのに、奇跡的に命拾いをした中学生の甥は、その後毛髪がすっかり抜け落ち次第に元気を失っていた。そして、四肢には小さな斑点ができた。私も体を調べてみると、極くわずかだが、斑点があった。念のため、とにかく一度<sup>み</sup>診て貰うため病院を訪れると、庭さきまで患者があふれていた。尾道<sup>おのみち</sup>か

ら広島へ引き上げ、大手町で遭難したという婦人がいた。髪の毛は抜けていなかったが、今朝から血の塊が出るという。妊<sup>みごも</sup>っているらしく、だるそうな顔に、底知れぬ不安と、死の近づいている兆<sup>きざし</sup>を湛<sup>たた</sup>えているのであった。

舟入川口町にある姉の一家は助かっているという知らせが、廿日市の兄<sup>はっかいち</sup>から伝わっていた。義兄はこの春から病臥中だし、とても救われまいと皆想像していたのだが、家は崩れてもそこは火災を免れたのだそうだ。息子が赤痢でとても今苦しんでいるから、と妹に応援を求めてきた。妹もあまり元気ではなかったが、とにかく見舞に行くことにして出かけた。そして、翌日広島から帰ってきた妹は、電車の中で意外にも西田と出会った経緯を私に語った。

西田は二十年来、店に雇われている男だが、あの朝はまだ出勤していなかったもので、途中で光線にやられたとすれば、とても駄目だろうと想われていた。妹は電車の中で、顔のくちやくちやに腫れ上がった黒焦げの男を見た。乗客の視線もみんなその方へ注がれていたが、その男は割と平気で車掌に何か訊<sup>たず</sup>ねていた。声がどうも西田によく似ていると思って、近寄って行くと、相手も妹の姿を認めて大声で呼びかけた。その日收容所から始めて出てきたところ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私が西田を見たのは、それから一カ月あまり後のことで、その時はもう顔の火傷<sup>かわ</sup>も乾いていた。自転車もろとも跳ね飛ばされ、收容所に担ぎ込まれてからも、西田はひどい辛酸<sup>な</sup>を嘗めた。周囲の負傷者はほとんど死んでいくし、西田の耳には蛆<sup>うじ</sup>がわいた。

「耳の穴の方へ蛆が入ろうとするので、やりきれませんでした」と彼はくすぐったそうに首を傾けて語った。

九月に入ると、雨ばかり降りつづいた。頭髪が脱げ元気を失っていた甥がふと変調をきたした。鼻血が抜け、咽喉<sup>のど</sup>からも血の塊をぐくぐく吐いた。今夜が危なかりょうというので、廿日市の兄たちも枕許に集った。つるつる

坊主の蒼白の顔に、小さな縞<sup>しま</sup>の絹の着物を着せられて、ぐったり横たわっている姿は文楽か何かの陰惨な人形のもようであった。鼻孔には棉<sup>わた</sup>の栓<sup>せん</sup>が血<sup>にじ</sup>に滲んでおり、洗面器は吐きだすもので真赤に染っていた。「がんばれよ」と、次兄は力<sup>ちから</sup>の籠<sup>こも</sup>った低い声で励ました。彼は自分の火傷のまだ癒えていないのも忘れて、夢中で看護するのであった。不安な一夜が明けると、甥はそのまま奇蹟的に持ちこたえて行った。

甥と一緒に逃げて助かっていた級友の親から、その友達は死亡したという通知が来た。兄が廿日市で見かけたという保険会社の元気な老人も、その後歯ぐきから出血しだし間もなく死んでしまった。その老人が遭難した場所と私のいた地点とは二町と離れてはいなかった。

しぶとかった私の下痢は漸く緩和されていたが、体の衰弱してゆくこと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かった。頭髪も目に見えて薄くなった。すぐ近くに見える低い山がすっかり白い霧<sup>もや</sup>につつまれていて、稲田はざわざわと揺れた。

私は昏々と眠りながら、とりとめもない夢をみている。夜の燈<sup>ひ</sup>が雨に濡れた田<sup>も</sup>の面<sup>も</sup>へ洩れているのを見ると、しきりに妻の臨終を思い出すのであった。妻の一周忌も近づいていたが、どうかすると、まだ私はあの住み慣れた千葉の借家で、彼女と一緒に雨に閉じ込められて暮しているような気持がするのである。灰燼<sup>かいじん</sup>に帰した広島の家<sup>ありさま</sup>は、私には殆ど思い出すことがなかった。が、夜明の夢ではよく崩壊直後の家屋が現れた。そこには散乱しながらも、いろんな貴重品があった。書物も紙も机も灰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が、私は内心の昂揚<sup>こうよう</sup>を感じた。何か書いて力一杯ぶつかってみたかった。

ある朝、雨があがると、一点の雲もない青空が低い山の上に広がっていたが、長雨に悩まされ通したものの眼には、その青空はまるで虚偽のように思われた。はたして、快晴は一日しか保たず、翌日からまた陰惨な雨雲が去来した。亡妻の郷里から義兄の死亡通知が速達で十日目に届いた。彼は汽車で広島へ通勤していたのだが、あの時は微傷だに受けず、その後も

元気で活躍しているという通知があった矢さき、この死亡通知は、私を  
ぼうぜん  
茫然とさせた。

何か広島にはまだ有害な物質があるらしく、田舎から元気で出かけて行った人も帰りにはフラフラになって戻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舟入川口町の姉は、夫と息子の両方の看病にほとんど疲れ、彼女も寝込んでしまったので、再びこちらの妹に応援を求めてきた。その妹が広島へ出かけた翌日のことであった。ラジオは昼間から台風を警告していたが、夕暮とともに風が募ってきた。風はひどい雨を伴い真暗な夜の怒号と化した。私が二階でうとうと眠っていると、下の方ではけたたましく雨戸をあける音がして、田の方に人声が頻りであった。ザザザと水の軋るような音がする。堤が崩れたのである。そのうちに次兄達は母屋の方へ避難するため、私を呼び起した。まだ足腰の立たない甥を夜具のまま抱えて、暗い廊下を伝って、母屋の方へ運んで行った。そこにはみんな起きていて不安な面持であった。その川の堤が崩れるなど、絶えて久しくなかったことらしい。

「戦争に負けると、こんなことになるのでしょうか」と農家の主婦は嘆息した。風は母屋の表戸を激しく揺すぶった。太い突かい棒がそこに支えられた。

翌朝、嵐はけろりと去っていた。その台風の去った方向に稲の穂はことごとく靡き、山の端には赤く濁った雲が漂っていた。——鉄道が不通になったとか、広島 of 橋梁がほとんど流されたとかいうことをきいたのは、それから二三日後のことであった。

私は妻の一周忌も近づいていたので、本郷町の方へ行きたいと思った。広島 of 寺は焼けてしまったが、妻の郷里には、彼女を最後まで看みとってくれた母がいるのであった。が、鉄道は不通になったというし、その被害の程度も不明であった。とにかく事情をもっと確かめるために廿日市駅へ行ってみた。駅の壁には共同新聞が貼り出され、それに被害状況が書いてあった。列車は今のところ、大竹・安芸中野間を折返し運転しているらし

く、全部の開通見込は不明だが、八本松・安芸中野間の開通見込が十月十日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これだけでも半月は汽車が通じないことになる。その新聞には県下の水害の数字も掲載してあったが、半月も列車が動かないなどということは破天荒のことであった。

広島までの切符が買えたので、ふと私は広島駅へ行ってみることにした。あの遭難以来、久し振りに訪れるところであった。五日市まではなにごともないが、汽車が己斐駅こいに入る頃から、窓の外にもう戦禍の跡が少しずつ展望される。山の傾斜に松の木がゴロゴロとなぎ倒されているのも、あの時の震駭しんがいを物語っているようだ。屋根や垣がさっと転覆した勢をそのままとどめ、黒々とつづいているし、コンクリートの空洞や赤錆の鉄筋がところどころ入乱れている。横川駅はわずかに乗り降りのホームを残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った。そして、汽車は更に激しい壊滅区域に入って行った。はじめてここを通過する旅客はただただ驚きの目を見張るのであったが、私にとってはあの日の余燼よじんがまだすぐそこに感じられるのであった。汽車は鉄橋にかかり、常盤橋ときわが見えて来た。焼け爛ただれた岸をめぐって、黒焦の巨木は天を引っ掻かこうとしているし、果てしもない燃えがらの塊は延々と起伏している。私はあの日、ここの河原で、言語に絶する人間の苦悩を見せつけられたのだが、だが、今、川の水は静かに澄んで流れているのだ。そして、欄干の吹飛ばされた橋の上を、生きのびた人々が今ぞろぞろと歩いている。饒津公園にぎつを過ぎて、東練兵場の焼野が見え、小高いところに東照宮の石の階段が、何かぞっとする悪夢の断片のように閃ひらめいて見えた。つぎつぎに死んでゆくおびただしい負傷者の中にまじって、私はあの境内で野宿したのだった。あの、まっ黒の記憶は向うに見える石段にまざまざと刻みつけられてあるようだ。

広島駅で下車すると、私は宇品行きうじなのバスの行列に加わっていた。宇品から汽船で尾道へ出れば、尾道から汽車で本郷に行けるのだが、汽船があるものかどうかは宇品まで行って確かめてみなければ判らない。このバス

は二時間おきに出るのに、これに乗ろうとする人は数町も続いていた。暑い日が頭上に照り、日陰のない広場に人の列は動かなかった。今から宇品まで行って来たのでは、帰りの汽車に間に合わなくなる。そこで私は断念して、行列を離れた。

家の跡を見てこようと思って、私は猿猴橋を渡り、幟町の方へまっすぐ<sup>みち</sup>に路を進んだ。左右にある廢墟が、何だかまだあの時の逃げのびて行く気持を呼起すのだった。京橋にかかると、何もない焼け跡の堤が一目に見渡せ、ものの距離が以前よりはるかに短縮されているのであった。そういえば累々たる廢墟のかなたに山脈の姿がはっきり浮び出ているのも、先程から気づいていた。どこまで行っても同じような焼け跡ながら、おびただし<sup>かぶと</sup>いガラス瓶が気味悪く残っている所や、鉄兜ばかりが一ところに吹寄せられている所もあった。

私はぼんやりと家の跡に<sup>たたず</sup>佇み、あの時逃げて行った方角を考えてみた。庭石や池があざやかに残っていて、焼けた樹木はほとんど何の木であったか見わけもつかない。台所の流場のタイルは壊れないで残っていた。栓<sup>せん</sup>は飛び散っていたが、しきりにその鉄管から今も水が流れているのだ。あの時、家が崩壊した直後、私はこの水で顔の血を洗ったのだった。いま私が佇んでいる路には、時折人通りもあったが、私はしばらく、ものに憑かれたような気分でした。それから再び駅の方へ引返して行くと、どこからともなく、宿なし犬が現れて来た。そのものに脅えたような燃える眼は、奇異な表情を<sup>たた</sup>湛えていて、前になり後になり迷いながら<sup>つ</sup>従ってくるのであった。

汽車の時間まで一時間あったが、日陰のない広場にはあかあかと西日が<sup>あふ</sup>溢れていた。外郭だけ残っている駅の建物は黒く空洞で、今にも崩れそうな印象を与えるのだが、針金を張り巡らし、「危険につき入るべからず」と貼り紙が掲げてある。切符売場の、テント張りの屋根は<sup>いしくれ</sup>石塊で留めてある。あちこちにボロボロの服装をした男女が<sup>うずくま</sup>蹲っていたが、どの人間の

まわりにも蠅がうるさくつきまとっていた。蠅は先日の豪雨でかなり減少したはずだが、まだまだ猛威を振る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た。が、地べたに両足を投出して、黒いものをパクついている男達はもうすべてのことがらに無頓着になっているらしく、「昨日は五里歩いた」「今夜はどこで野宿するやら」と他人事のように話合っていた。私の眼の前にきょとんとした顔つきの老婆が近づいて来て、「汽車はまだ出ませんか、切符はどこで切るのですか」と剽<sup>ひょう</sup>軽<sup>きん</sup>な調子で訊ねる。私が教えてやる前に、老婆は「あ、そうですね」と礼を言って立ち去ってしまった。これも調子が狂っているにちがいない。下駄ばきの足をひどく腫らした老人が、連れの老人に向かって何か力なく話しかけていた。

私はその日、帰りの汽車の中でふと、呉線<sup>くれ</sup>は明日から試運転をするというのを耳にしたので、その翌々日、呉線経由で本郷へ行くつもりで再び廿日市の方へ出かけた。が、汽車の時間をとりはずしていたので、電車で己斐へ出た。ここまで来ると、いっそ宇品へ出ようと思ったが、ここからさき、電車は鉄橋が落ちているので、渡し舟によって連絡していて、その渡しに乗るにはものの一時間は暇どるということをきいた。そこで私はまた広島駅に行くことにして、己斐駅のベンチに腰を下ろした。

その狭い場所は種々雑多<sup>ざっとう</sup>の人で雑沓<sup>ざつ</sup>していた。今朝尾道から汽船でやって来たという人もいたし、柳井津で船を下ろされ徒歩でここまで来たという人もいた。人の言うことはまちまちで分らない、結局行ってみなければどこが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やら分らない、と言いながら人々はお互いに行先のことを訊ね合っているのであった。その中に大きな荷を抱えた復員兵が五、六人いたが、ギロリとした眼つきの男が袋をひらいて、靴下に入れた白米を側にいるおかみさんに無理矢理に手渡した。

「気の毒だからな、これから遺骨を迎えに行くときいては見捨ててはおけない」と彼は独言<sup>ひとりごと</sup>を言った。すると、

「私にも米を売ってくれませんか」という男が現れた。ギロリとした眼つ

きの男は、「とんでもない、俺達は朝鮮から帰ってきて、まだ東京まで行くのだぜ、道々十里も二十里も歩かねばならないのだ」と言いながら、毛布を取出して、「これでも売るかな」とつぶやくのであった。

広島駅に来てみると、呉線開通は虚報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私は茫然としたが、ふと舟入川口町の姉の家を見舞おうと思いついた。八丁堀から土橋まで単線の電車があった。土橋から江波の方へ私は焼け跡をたどった。焼け残りの電車が一台放置してあるほかは、なかなか家らしいものは見当らなかった。ようやく畑が見え、向うに焼けのこりの一郭<sup>かく</sup>が見えて来た。火はすぐ畑の側まで襲って来ていたものらしく、きわどいところで、姉の家は助かっている。が、塀は歪み、屋根は裂け、表玄関は散乱していた。私は裏口から廻って縁側のところへ出た。すると、蚊帳の中に、姉と甥と妹とその三人が枕を並べて病臥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た。手助けに行っていた妹もここで変調をきたし、二、三日前から寝込んでいるのだった。姉は私の来たことを知ると、「どんな顔をしてるのか、こちらへ来て見せてちょうだい、あんたも病気だったそうだが」と蚊帳の中から声をかけた。

話はあの時のことになった。あの時、姉たちは運よく、けがもなかったが、甥はちょっと負傷したので、手当を受けに江波まで出か掛けた。ところが、それが却<sup>かえ</sup>っていけなかったのだ。道々、ものすごい火傷者を見るにつけ、甥はすっかり気分が悪くなってしまい、それ以来元気がなくなったのである。あの夜、火の手はすぐ近くまで襲ってくるので、病気の義兄は動かせなかったが、姉たちは壕<sup>ごう</sup>の中で戦<sup>おのの</sup>きつづけた。それからまた、先日の台風もここでは大変だった。壊れている屋根が今にも吹き飛ばされそうで、水は漏り、風は仮借なく隙間から飛び込んで来、生きた気持はしなかったという。今も見上げると、天井の落ちて露出している屋根裏に大きな隙間があるのであった。まだここでは水道も出ず電燈も点かず、夜も昼も物騒でならないという。

私は義兄に見舞いを言おうと思って隣室<sup>お</sup>へ行くと、壁の剥<sup>お</sup>ち、柱の歪ん

だ部屋の片隅に小さな蚊帳が吊られて、そこに彼は寝ていた。見ると熱があるのか、赤くむくんだ顔を茫然とさせ、私が声をかけても、ただ「つらい、つらい」と義兄は喘いでいるのであった。私は姉の家で二、三時間休むと、広島駅に引返し、夕方廿日市へ戻ると長兄の家に立寄った。思いがけなくも、妹の息子の史朗がここへ来ているのであった。彼が疎開していた所も、先日の水害で交通は遮断されていたが、先生に連れられて三日がかりでここまで戻ってきたのである。膝から踵の辺まで、蚤にやられた傷跡が無数にあったが、割と元気そうな顔つきであった。明日彼を八幡村に連れて行くことにして、私はその晩長兄の家に泊めてもらった。が、どういふものか寝苦しい夜であった。焼け跡のこまごました光景や、茫然とした人々の姿が睡れない頭に甦って来る。八丁堀から駅までバスに乗った時、ふとバスの窓に吹込んで来る風に、妙な臭いがあったのを私は思い出した。あれは死臭にちがいがなかった。あけがたから雨の音がしていた。翌日、私は甥を連れて雨の中を八幡村へ帰って行った。私についてとぼとぼ歩いて行く甥ははだしであった。

兄嫁は毎日絶え間なく、亡くした息子のことを嘆いた。びしょびしょの狭い台所で、何かしながら呟いていることはそのことであった。もう少し早く疎開していたら荷物だって焼くのではなかったのに、と殆ど口癖になっていた。黙ってきいている次兄は時々思いあまって怒鳴ることがある。妹の息子は飢えに戦きながら、蝗など獲って食った。次兄の息子も二人、学童疎開に行っていたが、汽車が不通のためまだ戻ってこなかった。長い悪い天気がようやく回復すると、秋晴の日が訪れた。稲の穂が揺れ、村祭の太鼓の音が響いた。堤の路を村の人達は夢中で輿を担ぎ廻ったが、空腹の私達は茫然と見送るのであった。ある朝、舟入川口町の義兄が死んだと通知があった。

私と次兄は顔を見あわせ、葬式へ出かけてゆく支度をした。電車駅までの一里あまりの路を川に添って二人はすたすた歩いていった。とうとう亡

くなっただか、と、やはり感慨に打たれ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かった。

私がこの春帰郷して義兄の事務所を訪れた時のことがまず目さきに浮んだ。彼は古びたオーバーを着込んで、「寒い、寒い」と震えながら、生木のくすぶ 燻る火鉢にしがみついていた。言葉も態度もひどく弱々しくなっていて、めっきり老い込んでいた。それから間もなく寝つくようになったのだ。医師の診断では肺を犯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が、彼の以前を知っている人にはとても信じられないことではあった。ある日、私が見舞に行くと、急に白髪が増えた頭を持あげ、いろんなことをしゃべった。彼はもうこの戦争が惨敗に近づいていることを予想し、国民は軍部にあざむ 欺かれていたのだと微かに悲憤の声を洩らすのであった。そんな言葉をこの人の口からきこうとは思いがけぬことであった。日華事変の始った頃、この人は酔っぱらって、ひどく私にから 絡んできたことがある。長い間陸軍技師をしていた彼には、私のようなものはいつも気に食わぬ存在と思えたのであろう。私はこの人の半生を、さまざまのことを覚えている。この人のことについて書けば限りがないのであった。

私達は己斐に出ると、市電に乗替えた。市電は天満町まで通じていて、そこから仮橋を渡って向岸へ徒歩で連絡するのであった。この仮橋もやっと昨日あたりから通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のと見えて、三尺幅の一人しか歩けない材木の上を人はおそろおそろ歩いて行くのであった。(その後も鉄橋はなかなか復旧せず、徒歩連絡のこの地域には闇市が栄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私達が姉の家に着いたのは昼まえであった。

天井の落ち、壁の裂けている客間に親戚の者が四、五人集っていた。姉は皆の顔を見ると、「あれも子供達に食べさせたいばかりに、自分は弁当を持って行かず、雑炊食堂を歩いてひるげ 昼餉をすませているのです」と泣いた。義兄は次の間に白布でおお 被われていた。その死顔は火鉢の中に残っている白い炭を連想させるのであった。

遅くなると電車も無くなるので、火葬は明るいうちに済まさねばならな

かった。近所の人死骸を運び、準備を整えた。やがて皆は姉の家を出て、そこから四、五町さきの畑の方へ歩いて行った。畑のはずれにある空き地に義兄は棺もなくシートにくるまれたまま運ばれていた。ここは原子爆弾以来、多くの屍体が焼かれる場所で、焚きつけは家屋の壊れた破片が積み重ねてあった。皆が義兄を中心に円陣を作ると、国民服の僧が読経をあげ、藁わらに火が点けられた。すると十歳になる義兄の息子がこの時わーッと泣きだした。火はしめやかに材木に燃え移って行った。雨もよいの空はもう刻々と薄暗くなっていた。私達はそこで別れを告げると、帰りを急いだ。私と次兄とは川の堤に出て、天満町の仮橋の方へ路を急いだ。足許の川はすっかり暗くなっていたし、片方に広がっている焼け跡には灯一つも見えなかった。暗い小寒い路が長かった。どこからともなしに死臭の漂って来るのが感じられた。このあたり家の下敷うじになったままとり片づけてない屍体がまだ無数にあり、蛆の発生地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のはもう大分以前のことであったが、真っ黒な焼け跡は今も陰々と人を脅かすようであった。ふと、私はかすかに赤ん坊の泣声をきいた。耳の迷いでもなく、だんだんその声は歩いて行くにしたがってはっきりして来た。勢いのいい、悲しげな、しかし、これは何という初々ういういしい声であろう。このあたりにもう人間は生活を営み、赤ん坊さえ泣い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何ともいいしれぬ感情が私の腸はらわたを抉えぐるのであった。

.....

榎まき氏は近頃上海から復員して帰って来たのですが、帰ってみると、家も妻子も無くなっていました。で、廿日市町の妹のところへ身を寄せ、時々、広島へ出かけて行くのでした。あの当時から数えてもう四カ月も経っている今日、今迄行方不明の人が現れないとすれば、もう死んだと諦あきらめるよりほかはありません。榎氏にしてみても、細君の郷里をはじめ心あたりを廻ってはみましたが、どこでも悔みを言われるだけでした。流川の家の焼け跡へも二度ばかり行って見ました。罹災者の体験談もあちこちで聞か

れました。

実際、広島では今でもどこかで誰かが絶えず八月六日の出来事を繰返し繰返し喋っているのです。行方不明の妻を探すために数百人の女の死体を抱き起して首実検してみたところ、どの女も一人として腕時計をしていなかったという話や、流川放送局の前に伏せて死んでいた婦人は赤ん坊に火のつくのを防ぐような姿勢で打つ伏せになっていたという話や、そうかと思うと瀬戸内海のある島では、当日、建物疎開の勤労奉仕に村の男子が全部動員されていたので、一村<sup>こぞ</sup>挙って寡婦となり、その後女房達は村長のところへ<sup>ね</sup>捻じ込んで行ったという話もありました。槇氏は電車の中や駅の片隅で、そんな話をきくのが好きでしたが、広島へ度々出かけて行くのも、いつの間にか習慣のようになりました。自然、己斐駅や広島駅前の闇市にも立寄りました。が、それよりも、焼け跡を歩きまわるのが一種のなぐさめになりました。以前はよほど高い建ものにも登らない限り見渡せなかった、中国山脈がどこを歩いても一目に見えますし、瀬戸内海の島山の姿もすぐ目の前に見えるのです。それらの山々は焼け跡の人間達を見おろし、一体どうしたのだ？ といわんばかりの貌顔つきです。しかし、焼け跡には気の早い人間がもう粗末ながらバラックを建てはじめていました。軍都として栄えた、この街が、今後どんな姿で更生するだろうかと、槇氏は想像してみるのです。すると緑樹にとり囲まれた、平和な、街の姿がぼんやりと浮ぶのです。あれを思い、これを思い、ぼんやりと歩いていると、槇氏はよく見知らぬ人から挨拶されました。ずっと以前、槇氏は開業医をしていたので、もしかしたら患者が顔を憶えていてくれ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とも思われましたが、それにしても何だか変なのです。

最初、こういうことに気づいたのは、たしか、己斐から天満橋へ出る<sup>ぬかるみ</sup>泥濘を歩いている時でした。ちょうど雨が降りしきっていましたが、向うから赤錆びたトタンの切れっぱしを頭にかぶり、ぼろぼろの着物を纏<sup>まと</sup>った乞食らしい男が、雨傘のかわりに<sup>かさ</sup>翳しているトタンの切れから、ぬっと顔を現

しました。そのギロギロと光る眼は不審げに、槇氏の顔をまじまじと眺め、今にも名乗をあげたいような表情でした。が、やがて、さっと絶望の色に変わり、トタンで顔を隠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混み合う電車に乗っていても、向うからしきりに槇氏に向かって<sup>うなず</sup>頷く顔があります。ついうっかり槇氏も頷きかえすと、「あなたはたしか山田さ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か」などと人ちがいのことがあるのです。見知らぬ人から挨拶されるのは、何も槇氏に限ったことでない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実際、広島では誰かが絶えず、今でも人を捜し出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した。

初出「三田文学」1947（昭和22）年11月号

.....  
本文テキストは青空文庫（日本ペンクラブ電子文藝館編集室）よりダウンロードし、歴史的かなづかいを現代かなづかいに改めたものです。